

梦之湖

THE LAKE OF
DREAMS

Kim Edwards

「美国」

金·爱德华兹 / 著

江洁 / 译

亲情、爱情和家族的宝藏之谜

回到童年的湖边，回到初心，治愈就这样发生

超级畅销书《不存在的女儿》作者

金·爱德华兹 酝酿五年，不凡新作！

译林出版社

梦之湖

Kim Edwards

「美国」

金·爱德华兹／著

江洁／译

THE LAKE OF
DREAM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梦之湖 / (美) 爱德华兹 (Edwards, K.) 著, 江洁译. —南京: 译林出版社, 2015.11

书名原文: The lake of dreams

ISBN 978-7-5447-5245-9

I. ①梦… II. ①爱… ②江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美国-现代
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5) 第000026号

The Lake of Dreams by Kim Edwards

Copyright © Kim Edwards, 2011

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.

The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Viking, a member of Penguin Group (USA) Inc. through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5 by Yilin Press, Ltd

All rights reserved.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10-2011-519号

书 名	梦之湖
作 者	[美国] 金·爱德华兹
译 者	江 洁
责任编辑	张媛媛
原文出版	Viking, 2011
出版发行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电子邮箱	yilin@yilin.com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yilin.com
经 销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	江苏中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印 张	12.375
插 页	2
字 数	310千
版 次	2015年11月第1版 2015年11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447-5245-9
定 价	39.80元
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
(电话: 025-83658316)

引 子

虽然已近午夜，一丝不寻常的光亮还是从羊毛织物上的一条缝隙透了进来，像翅膀上的羽毛般摩挲着她的手臂。她的父母在隔壁房间里熟睡，黑漆漆的村子里万籁俱寂，而她，却在这几个小时里一直清醒地躺在那里。这会儿，她爬下了床，踩着脚下粗糙的地板。这几周来，人们所谈论的就只有彗星，谈论着地球将会如何穿过彗星尾巴上那有毒的水汽，谈论着世界将会如何终结。她已经十五岁了，而一整天里，她和她的哥哥都在帮忙用又黑又厚的羊毛织物将屋子封起来——窗、门，甚至是烟囱——到处都是叮叮咚咚的锤子声，他们的邻居也在忙着做同样的事。

她穿过屋子，那奇异的三角形的光亮也随着她的走动忽而照着她身上的这一块，忽而又照到那一块。她穿着那条已经显小的蓝色裙子，老旧的棉布贴着她的皮肤。这个房间位于店铺的上方，虽然很矮，但只属于她一个人。羊毛织物只是松垮垮地挂在窗子上，当她掀起羊毛织物的一角时，整块织物掉了下来，苍白的彗星的光芒瞬时充满了整个房间。她推开窗，深深地吸气，一口，又一口，更深的一口。什么事都没有发生。没有毒气，肺也没有变得灼热——只有湿漉漉的春天，万物生长的气息，还有，远处的大海。

那是奇特的光亮。而那些星座就如同她手上的掌纹，她已非常地熟稔，所以她根本不需要花什么力气就找到了彗星。它是那样地高高在上，

珠宝般闪闪发亮，缓缓移动，年复一年，刺激而又矜持。远处传来一只狗的叫唤声，还有小鸡在它们的鸡舍里窸窣窸窣的响动。有个温柔的声音响起，那是她哥哥的声音，还有另外一个人的声音，她也认识；她的心跳因愤怒和渴望而加速。她迟疑了一下。这一刻——将会成为她生活的转折点的这一刻，并不在她的计划之中。然而，将她拉到窗沿边的也并不是一时的冲动。她的光脚丫悬在半空，离花园有着好几码的距离。不过幸好，至少她穿戴整齐了。她故意把羊毛织物松松垮垮地留在那里。这一整天里，她都幻想着彗星，幻想着它那野性十足而又热烈的美丽，幻想着它可能的意义，和她的生活可能会发生怎样的变化。

声音大了起来，于是，她纵身一跃，跳了下去。

第一章

我叫露西·贾勒特。我曾经住在日本一个靠海的小村子里，那时我还不认识那个窗边女孩，还没有回老家，也还没有遇到那些散落的碎片并开始将它们拼凑成整个故事。那一个春天里，小的地震不断发生，而那一晚，我从睡梦中惊醒。外面，鹅卵石铺成的小路上，传来了渐行渐远的脚步声，还有远处隆隆的火车声；我又竖起耳朵听了听，直到我能依稀分辨出海涛的声音。除了这些，万籁俱寂，什么都听不见。吉隆的手轻轻搭在我的臀上，就像早些的傍晚时分，我们还在跳舞时那样。漆黑的厨房里传来柔曼的音乐，我们的步伐渐渐慢下来，慢下来，直到完全停下脚步，我们在充满茉莉花香的空气里亲吻。

我重新躺了下来，蜷起身体，贴近他的温暖。在梦中，我回到了伴着我长大的那个湖边。其实梦中的我并不想回去，但我却真切地回去了。天阴沉沉的，褪了色的绿色小木屋——我之前见到过，但也只是在梦中见过——发了霉，屋顶上枝桠蔓生。小木屋的窗子已经有了裂缝，覆盖着尘埃和雪花，什么都看不见。我走过小木屋，来到海边，踏上厚厚的、半透明的冰层。我一直走啊走，直到我碰上他们。原来有那么多人就生活在那冰层之下。我瞥了一眼，看到了他们，我跪下来，将手掌紧紧地贴在玻璃般的冰层之上——那么厚实，那么清晰，那么冷冽。是我把他们留在那里的，冥冥之中，我就是知道是我做的，是我将他们留在那里那么久。他们的头发在激流中四散漂荡，而当他们的眼睛与我对视时，

我看到他们的眼里满是渴望，一如我的眼。

窗帘在不断地颤抖。我紧张起来，纠缠在地震和睡梦之间。然而，那其实只不过是远处的一列火车，渐渐驶入山林之间。已经有一周的时间，每一个夜晚，我都会做这个同样的梦，被震颤的大地惊醒，继而又将过往的一切搅得鲜活起来。这让我回到了我十七岁的那个夜晚。那个狂野而又不安分的我，从基根·弗尔的摩托车后座上滑下来，苹果树开出了丛丛白色的花，宛若我们头顶上的星星。他离开时，我的手指轻抚过他的胸膛，接着，摩托车的引擎声划破夜色，呼啸而去。我转过身，看到爸爸正在花园里。月光下，他的短发中已泛有缕缕银丝；手里的烟头燃烧着，烟气袅袅上升，烟灰缓缓坠落。丁香和早开的玫瑰的香气在黑暗中涌动。你终于回来了，真不错。爸爸说道。不好意思让你担心了。我说。接着就是沉默，空气中有着湖水、肥料和一夜之间从黑色的土壤里冒出来的绿芽的味道；他接着说道：露西，想和我一起去钓鱼吗？怎么样？我们好久没有一起去了。他的话里满是惆怅，我记得小的时候，我会赶在黎明前起床，和他碰头，吃力地拎着那个工具箱，穿过草地，去船那儿。我想去钓鱼，想接受我爸的邀请，但是我更想上楼想念我的基根·弗尔。所以，我转过身，用尖刻的语气说道：爸，得了吧。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。

这就是我和他说的最后一句话。几个小时以后，我在阳光和大家焦虑的说话声中醒来。我跑下楼，穿过被露水打湿的草地，跑到湖边，他们已经将我爸从湖里打捞了起来。妈妈跪在浅浅的水里，用指尖抚摸着爸爸的脸颊。爸爸的嘴唇和皮肤已经发蓝。他的嘴角还留着白沫的痕迹，而他的眼皮则闪着奇异的斑斓色彩。就像一条鱼，我想，多么疯狂的想法，但至少这个想法阻挡住了其他的想法，那些更糟糕的想法，那些我一直以来都没有放下的想法：如果那天我和他一起去钓鱼就好了。如果我在哪里就好了。如果我当时答应了他就好了。

我躺在榻榻米上，身边的吉隆叹了一口气，动了一下，他的手从我

的臀部滑落。月光照进屋里，在地上投射出一个长方形；和着远处海浪的拍打声，窗帘在微风中沙沙作响。渐渐地，几乎是在不知不觉中，晃动变得剧烈起来。一开始晃动还比较轻微，就像几分钟前火车隆隆驶过时带来的轻颤。接着，放在地上的西藏钟碗^①开始自动吟唱起来。我收集的小石子也开始纷纷从书架上掉下来，落在垫子上，就像雨声。楼下有什么东西倒下来，摔碎了。我屏住了呼吸，仿佛只要我保持了静止，那么世界就能静止。然而，震动还是越来越剧烈。书架倾斜得厉害，有一些书掉到了地上。接着，一阵剧烈的震动，墙壁在摇晃，地面似乎也开始摇晃，就像有一只巨兽从梦中醒来，翻了一个身；大地仿佛有生命般，地面只不过是它的皮肤，随时都可以起伏变化。

忽然，一切戛然而止，四处一片寂静。远处传来水滴滴入水池的声音。吉隆的呼吸平静而又均匀。

我转过身，晃着他的肩膀。他慢慢睁开了眼睛。这些小地震他已经习以为常，虽然在那个春季，出现了几百次的小震，有的时候一天里就会来上几十次，有些小震甚至连监测地震的仪器都没有检测到；但还有几次地震，就像这次这样剧烈，把我们从睡梦中惊醒。

“地震？”他咕哝道。

“是啊，震级还不低。楼下有东西摔碎了。”

“是吗？好吧，现在已经结束了。外面很安静哟，我们还是继续睡吧。”

他闭上眼睛，把我揽到他的身边。很快，他的呼吸又开始变得深沉而又规律。透过半开的窗户，对街房子屋顶上的远方，我瞥见了稀稀拉拉的星星。“吉隆？”我叫他。他没有回答，于是我溜下榻榻米，下了楼。

有一盆芦荟从厨房的窗台上掉了下来，花盆摔了个粉碎。我烧了一壶水，然后把散落一地的泥土、玻璃，还有摔折的芦荟扫到一起。也许这条街上的日本家庭主妇都在做着同样的事情，而这让我觉得有点不

① 西藏钟碗：又叫喜马拉雅钟碗，是用一块平的含有不同金属的合金敲制而成。——本书注释如无说明，均为译者所加。

安，也有些心酸——的确，我已经太久没有工作了。我不喜欢依赖吉隆，不喜欢没有收入，不喜欢没有一份有意义的工作。我是一名水文学者，研究世界各地的水系，那些在地表的和地下流动的水。我在雅加达遇到吉隆时，已经为一家跨国公司做了近六年的研究工作。一如所有的异国情缘，我们坠入情网，远离了我们熟悉的世界，沉浸在一个完全属于我们自己的世界里，可以任由我们随心所欲。这是唯一一个有意义的地方。这是唯一存在的世界。吉隆曾一直这么说，他会一边这么说一边爱抚着我的全身。第一年，还有第二年，我们真的很幸福。后来我们的合同到期了。在我找到工作之前，吉隆得到了一份工作，乍一看，那是一份他梦寐以求的工程师工作。于是，我们搬来了日本，后来我们才发现，这真的是一个完完全全不同的国度。

我给自己倒了一杯茶，来到前厅，推开百叶窗。夜晚的空气扑面而来，新鲜、清冷的空气。外面还很黑，但是周围已经开始有些嘈杂声；远远近近，水声潺潺，盘碟叮当。窄窄的小巷对面，邻居们正在小声地说着话。

屋子随着一波波的海浪有些轻微的摇晃，紧接着又静下来。我坐在小桌子旁，抿了一口茶，思绪却飘到了第二天，我和吉隆要去山中远足，已经计划很久了。在印尼的时候，在那异国他乡，吉隆和我谈到了婚姻，甚至还谈到了孩子。然而，在那些模糊的幻想中，我永远都有着一份令人满意的工作，或者我会很乐意学习日语、插花，喜欢去那些幽静的地方远足。当时我根本不了解，如果我没有工作，那会是什么样的光景；我们也没有想过，吉隆最终会花那么多的时间潜心于他的工作。最近，我们之间有些问题，常为了一些无谓的小事争吵。我也没有意识到，过去会那样如影随形，一旦我慢下我的脚步，过去的一切就会重新一一浮现在眼前。在经过了三个月的无所事事之后，为了让我在白天能听到除了我自己声音以外的声音，我开始教英文。我带着年轻的学生们散步，在海边停下，教他们一些名词：石头、水、海浪；我是多么怀念

曾经的那些日子，那时我总在日常工作中游刃有余地使用着这些名词。有时我发现自己会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，一些我认为他们永远都不能理解的话。恐龙曾经喝的就是这些水，你们知道吗？水会永远不断循环；孩子们，有一天，你们的孙子孙女们也许会喝到你们的眼泪。

现在，几周之后，我开始思考，这样的一切最终会不会成为我的生活，而不是我之前简单认为的，只是我生活中的一段插曲而已。

房间的另一端，我的手提电脑的指示灯在闪烁。我站起身去收电子邮件，屏幕的光将我的手和手臂映得有些苍白的蓝。一共有十六封邮件，大多数都是垃圾邮件，两封是我在斯里兰卡的朋友发给我的，三封是我在雅加达的前同事发来的，他们寄给我他们在丛林里徒步的照片。我快速浏览了这些邮件，回想起我曾经和这些朋友一起去水上旅行，想起了岸边那些茂盛的植物，还有那些我们用睡莲做的帽子，遮挡住了猛烈的阳光；我好怀念我和吉隆以前的生活啊，可是我们已经回不去了。

家里一连发来了三封邮件。第一封竟然是妈妈的，真让人惊讶。我们经常联系，每年我也都会去看她，尽管每次待的时间都不长。就像老一辈人用长途电话的习惯一样，我妈妈不常写邮件，即使写了，也总是很简要，只说一些重要的事情。多数时候，我们都是在电话上聊天，或者写信给对方，装在那些蓝色的小信封里。我流浪到哪里，她的信就会跟着寄到哪里，而我写给她的信，总会寄到同一个信箱里，就在我从小长大的那个凌乱的房子外面，就在那个叫作梦湖的镇子里。

露西，我出了车祸，但只是一个小车祸，你千万别担心。别把布莱克的消息太当真了。当然他也是好意，但是他有些保护过度了，这让我有些抓狂。我几乎可以确信我的腕关节只是扭伤，而不是骨折。医生说等X光结果出来就可以确诊了。你不需要为此回家一趟。

我把这封邮件看了两遍，一边想象着妈妈孤单地坐在空无一人的厨房桌子旁，还带着伤。我知道我不该这么想——已经快十年了，我们都已经出发走向新的生活了，至少从表面上看起来是这样——但是我的思绪还是被带回了那一年的夏天，我爸爸去世的那个夏天。那些日子里，我们整天做的都是一些日常琐事，大家都在试图维持一个脆弱的秩序。我们还是按部就班地做着一日三餐，但是却几乎吃不下什么；我们在客厅里进进出出，擦肩而过，但互相却不说什么；我妈妈开始睡在楼下的空房间，她把二楼的每一间房间都锁了起来。整栋房子里一片寂静，寂静的中心就是她的悲伤。而我们都很小心很安静地在她身边走动，尽量不去打扰她的悲伤；如果我允许自己痛哭或是发脾气，所有的一切可能都会分崩离析，所以我只能静静地忍着。甚至一直到现在，我回家时都会发现自己还和以前一样，陷入那个满是失落的世界里。

第二封邮件果然是布莱克的，这让我有些担心。布莱克一整个夏天都住在他的游艇上，他的工作是驾驶梦湖的游船，每两个小时从梦湖的码头发船；冬天的时候，他就会去圣克洛伊河，差不多也做同样的事情。他喜欢用 Skype^① 聊天，还不远万里来看过我两次，但是他不喜欢电子邮件，几乎从来不写信。他告诉了我更多有关车祸的细节——是有人违规，他说我妈妈的车子整个都报废了——不过听起来，他并没有像妈妈说的那样保护过度，只不过有些担心罢了。下一封是我的堂妹柔依的信，她看上去倒是有些失控，不过她一直都这样。她出生时我快十四岁了，和我们这些人比起来，她实在是太年轻了，所以有时候我们感觉，她就像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家庭中长大的孩子。她的哥哥乔伊和我差不多大，继承了家族的名字和财产，我和他一直都不合。但是柔依，现在也才只有十五岁，热爱网络，她觉得我的生活很精彩，充满异国情调。她常常写邮件给我，跟我讲她中学校园里那些夸张的事情，即使我很少回信。

① Skype：一种网上聊天工具。

天快亮了。我站起身，走到窗前。窗外，鹅卵石的颜色已经开始变得明亮起来，呈现出灰色，木制的房子轮廓也在夜色中渐渐浮现。街对面传来水壶碰撞的声音，打断了我的思绪，接着又传来放水的声音。藤本夫人走出来，打扫着她家门前的小径。我走到露台上，向她点头问好。她用力挥舞着她的扫帚——唰、唰、唰——在她停下来之前，我都没有注意到地面又开始晃了。一开始还好，晃动的感觉就像一个巨大的海浪打到了岸上，或是一辆卡车开过街道——但接着就不同了。我和藤本夫人四目相对。晃动越来越剧烈了，她抓住了我的手。

树叶在抖动，地上水坑里的水也在翻腾。藤本家厨房的窗子下面出现了一条细小的裂缝，歪歪扭扭的，一直延伸到了地基那里。我抓着她的手，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，想着我妈妈的车祸，想着出事的那一刻，她意识到她无法阻止那辆车冲她撞过来，就像她无法改变月亮的阴晴圆缺。

晃动停止了。从屋子里传出了小孩子的声音，询问发生了什么事。藤本夫人深深吸了一口气，往我身边后退了几步，向我鞠了一躬。她捡起了她的扫帚。她的表情，前一秒才流露真实的感情，瞬间已经恢复，又重新保持了距离。我一个人站在磨得滑溜溜的鹅卵石上。

“你把煤气关了吗？”她问。

“哦，关了！”我回答，“我已经把煤气关了！”我们之间常常会作这样的对话；这句话是我能说的为数不多的标准日语之一。

我转过身的时候，吉隆已经站在门口了，顶着一头乱蓬蓬的头发，套着一件旧的T恤衫，底下穿了条运动短裤。他有一张和颜悦色的脸。他向藤本夫人浅浅鞠了一躬。藤本夫人也回了礼，用日语和他说话，语速很快。她丈夫是吉隆父亲的同学，我们的房子就是向他们租的。偶尔吉隆的父母从伦敦来看我们时——吉隆的母亲是英国人——他们会住在藤本家在附近的另一处公寓里。

吉隆终于又向藤本夫人回礼鞠了躬，走进了房里，我问他：“你们

刚刚在说什么？”他从小就在双语环境中长大，可以在两种语言之间转换自如，这让我很是羡慕也有些嫉妒。

“哦，她在跟我讲20年代时的关东大地震^①。她的一些亲戚在当年的地震中去世了，她说就是因为那样她才会那么害怕，即使是小震来的时候。她害怕火灾。她说如果刚才她抓着你的手吓到了你的话，那她很抱歉。”

“那有什么，没关系啊。”我说，跟着吉隆一起走到厨房，路上顺手拿上了我的空杯子。“地震也让我害怕。可为什么你能这么冷静啊？”

“嗯，地震嘛，要么会停，要么不会停。你其实也做不了什么，不是吗？另外，你看，”他指了指我完全看不懂的报纸继续说道，“头版头条。说是海底有一座岛屿正在形成，接下来情况应该会有所好转。目前只不过是释放能量而已。”

“太好了。你真会安慰人。”我看着他给茶加了水，动作熟练而又从容。“吉隆，我妈妈出事了。”我说。

他抬起了头。

“发生了什么事？她还好吗？”

“是车祸。应该不严重吧。或者说，车祸其实是挺严重的，但是她还好。每个人的说法都不一样，不知道该听谁的。”

“啊，怎么会这样啊。你要回去看看她吗？”

我没有马上回答。他希望我去吗？是不是我离开对他而言可以让他如释重负？“我想我还是不回去了。”我终于回答道，“她说她没事。而且，我还得找一份工作。”

吉隆盯着我，就像他能彻头彻尾地看透我。曾经就是那样的眼神深深吸引了我，而如今却让我感觉我像得了幽闭恐惧症。

“下周，下个月，你仍然可以找工作啊。”

① 关东大地震：指发生在1923年9月1日11时58分的日本神奈川县7.9级大地震，共造成伤亡人数约25万。

透过厨房的窗子，我看着隔壁房子的墙壁。

“不，吉隆。我真的不想再拖下去了。我觉得这一阵子我一直无所事事，我都快被逼疯了。”

“嗯，这个嘛，”吉隆坐在桌边，用轻快的语气说道，“倒的确是真的。”

“我很努力地在找了，你一点都不懂。”我咕哝了一句。

吉隆正在剥一只柑橘，他很熟练，剥出来的橘皮完整无缺，就像一只空心灯笼，他头都没有抬。

“那么，那份顾问工作怎么样了——就是关于中国要在湄公河上修建大坝的项目？你有没有跟进？”

“还没。在我‘要做的事情’的清单上。”

“你的清单——露西，你的清单到底有多长啊？”

在回答之前，我深吸了一口气。这几周来，我们一直都在期待这次徒步旅行，所以我不想跟他吵架。“我在调查那家公司。”我终于开口说道。我努力提醒自己，就在几个小时前，我们还在这个房间里跳舞，周围一片黝黑，而空气中充满芬芳。

吉隆递给我几瓣橘子。这些小小的橘子，就长在附近山里的树上，当它们成熟的时候，看上去就像亮闪闪的装饰品。去年秋天我们去那里玩的时候发现了它们，那个时候吉隆刚刚得到这份工作，一切都充满了无限可能。

“露西，你为什么不休息一下，然后回去看看你妈妈？等我去雅加达出差之后，我也可以在那里跟你碰头。我想去你家，想见见你的妈妈。”

“可是好远啊。”

“如果你打算走路的话，那是有点远。”

我笑出声来，但是吉隆是认真的。他的眼睛，黑玛瑙般的颜色，就像湖底般黝黑，正盯着我。我屏住了呼吸，想起来前一晚，他就是那样凝视着我，一眨不眨，而他的手则轻轻地拂过我的每一寸肌肤。由于工

作的原因，吉隆经常要出差。他是工程师，在一家在很多国家都有分公司的公司里负责桥梁设计。这次出差也只不过和之前那么多次的出差一样，他会离家一段时间。但现在，他的工作倒能给我们重新相聚的机会，多么地讽刺。

“难道你就不想让我见见你妈妈吗？”他步步紧逼。

“不是。”我说，的确不是。我捡起了空的橘子皮，托在我的手掌里，好轻。“只不过是时机问题罢了。而且，我妈妈的情况也不是很糟糕。又不是什么紧急情况。”

吉隆耸了耸肩，从蓝色的碗里又拿了个橘子。“有时候，孤独就是紧急事件，露西。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

“我的意思是，你最近看上去很悲伤，也很孤独，仅此而已。”

我别过头，有些吃惊地眨了眨眼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泪水涌上了眼眶。

“嗨。”他碰了碰我的手；他的手指有些黏黏的。“露西，对不起，好吗？我们别烦这个了。一起去山里吧，我们计划好的。”

于是我们便出发了。靠近海边的时候，天气还有些潮湿闷热，但当火车蜿蜒着上山时，天便放晴了，世界变得敞亮而又明快。之前的早春时节，这里漫山遍野都是樱花和李子花，白色的花瓣落在地上，就像给大地铺上了一层地毯。于是我的词汇课上便充满了诗意：树、花、飘落、花瓣、雪。现在这个时候，春天快过去了，海边湿润的土地上，水稻已经开始生长；而在山里，春天依然逗留留着。绣球花才刚刚开，那一簇簇的花瓣带着盈盈的浅绿色，慢慢地转成浅紫色和蓝色，密密匝匝地垂在火车的窗子外。

我们徒步走到一个露天的纪念馆，那里雪松成荫。之后，我们来到一个山间小村吃饭，那个村子就建在一座休眠的火山边上。我们的对话轻松而又愉快，就像我们曾经最美好的时光一般。我们走到那个露天温泉的时候，已经快黄昏了。我们在门口分头行动。更衣室里都是松木和

水流，静谧、放松，而且几乎没有人。我从头到脚将自己细细擦洗了一遍，让温暖的水流缓缓冲刷我的身体，接着便光着身子走向用岩石砌成的池子。空气很清冷，靛蓝色的天上月亮正在缓缓升起。还有两名女子懒散地靠在光滑的石头上，聊着天，湿漉漉的灰色岩石衬着她们白皙的皮肤，腰部以下的身体没在水下。她们的声音很温柔；还有水流潺潺的声音，也那样温柔。不远处，墙的另一端，传来水花四溅的声音，还有男人们的说话声。

我滑进烟雾缭绕的水里，想象着供给这些温泉的地下河流，想到世界万物都是互相联结着，也想到两年多以前，在雅加达最初的几个星期里，我一个随意的决定是如何决定了我们的生活。那天，我刚在现场看了一个运河系统回到家，很累，我把行李箱扔在冰冷的大理石地上，什么都不想干，只想冲个澡，来一份雅加达印尼炒饭，再喝上一杯酒。我的室友在爱尔兰大使馆工作，当时正准备出门去参加一个派对，她请我一起去，说那里有好吃的，还有好听的音乐。一开始我拒绝了，但在最后一分钟，我改变了主意。如果那天我没有去参加那个派对，我就永远都不会碰上吉隆。

派对在一栋大房子里举行，到处都是欢声笑语和隆隆的音乐。我穿了件深蓝色丝制紧身衣，是订做的，很合身，而且颜色很衬我的眼睛。我在不同的房间里走来走去，谈笑风生。后来，我经过一个安静的阳台，一时兴起，便走出去呼吸下新鲜空气。吉隆正倚在栏杆上，凝视着下方的河流。我迟疑了一下，因为他的状态让我觉得不应该打扰他。但是，他转过了身，冲着我笑了笑，是那种整个脸庞都充满笑意的笑容，温暖而又友善。他问我是否愿意过去和他一起看那条河。

我接受了邀请，走过瓷砖铺砌的地板，站在他的身边，一起倚着栏杆。一开始我们并没有说很多话，我们都被那湍急而又浑浊的水流迷住了。当我们开始聊天时，我们发现彼此其实有很多共同点：除了工作性质相似、同样热爱旅游以外，我们还一般大，而且都对啤酒过敏。我们

滔滔不绝，甚至根本没有注意到来来去去的人们，也没有注意到早已空了的酒杯，或是逐渐变化的天气。直到季风雨开始落下——热带的大雨总是突如其来——我们才回过神来。我们对视着，大笑起来。吉隆伸出手，迎向从天而降的大雨。因为我们已经湿透了，所以也没有必要再避到屋里去。我们继续在阳台上聊天，直到雨突然停下来，就像之前突然落下来一样。吉隆陪我走回了家，穿过黑暗潮湿的街道。到我家的时候，他用手掌将我脸上的雨水抹去，接着，吻了我。

一开始，控制我们的关系不往深处发展还比较容易。我已经受够了短暂的远距离恋爱，对于我们这些一天到晚到处跑的人而言，这是无法避免的。后来，雨季又来了。那一年，雨季到来得特别早，而且雨还特别大。雨水冲垮了城市的开放式管道系统，淹没了街道。雅加达的大部分地区都是洼地，在雨水面前不堪一击，而且城市周边的发展——树木被砍伐，绿地的消失——也使得可以吸收雨水的地区越来越少。水位不断上涨。早上鱼儿还在被淹了的花园里游泳，到了中午，客厅里的水位已经上升到了五英寸。我和我的室友看了新闻，洪水冲走了汽车，冲倒了建筑物的门面，还淹没了一整个有着一百四十三名村民的村庄。

洪水开始退去的时候，吉隆和他的两个同事一起组织去一个孤儿院彻底清扫。他开着一辆借来的旧尼桑货车接上了我，穿过整个泡在水里的城市。孤儿院的地上都是泥巴，到处都是各种碎片，一片狼藉，散发着阵阵恶臭。我们干了整整一天，第二天也是，吉隆到处忙个不停，铲泥巴、组织志愿者分派工作。有一次，一个小男孩穿着一件破烂的红色T恤，站在泥里哭，吉隆走到他身边，抱起他，把他带进了屋里。

第二天晚上，他送我回家时，天已经放晴了。我从车上跑下来，摸索着我的钥匙，却不小心滑了一下，我抓住了边上的一棵芒果树，以防跌倒。一堆叶子和树枝掉了下来，还有种子、花粉和干枝丫；之前在孤儿院的清洗工作已经让我很狼狈了，这下更糟糕。吉隆抓着我的胳膊，